

男人、战争、美人。男人爱战争，爱美人；战争却不爱美人，岂止不爱，更如敌人一般。男人只得择一而为，否则二者皆失，这个道理勾践懂的，以他卧薪尝胆的毅力强忍住欲望，将西施献给了夫差。

西施别了越溪，别了那块浣纱的大石；来了吴国，来了夫差为她特造的水殿。此前此后，李白都赋过诗：“未入吴王宫殿时，浣纱古石今犹在。”“风动荷花水殿香，姑苏台上宴吴王。西施醉舞娇无力，笑倚东窗白玉床。”这边厢的大石从此落寞，那边厢的美人则很快活，她饮酒、起舞，累了就倚在镶着白玉的床边，微微地笑。据说西施跳舞脚蹬水履，蹬在地板上或轻或重，时缓时急，富有节奏的脆响使她的姿容和身段魅力倍增。西施如此快活，想必夫差更加快活。他与美人春住姑苏台，夏幸馆娃宫，秋季赏花月，冬天玩打猎……为了快活废了朝政、疏了战事、失了民心，为了快活杀了良将、丢了江山、丧失了性命。

老话说得好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亡国的责任，自古都该由内而外来算。第一层是君王，第二层是奸臣，第三层才是敌人，这正是先秦儒家的历史观。孟子说过，如果“上不礼”，便会“丧无日”，至于西施，孟子只淡淡地说了句“西子蒙不洁”，便道明了她的清白和无辜，甚或隐

含着淡淡的同情。李白尊道，曾说西施之美能羞煞荷花。荷花至清至洁，可知他的评论。王维崇佛，也有一句：“朝为越溪女，暮作吴宫妃。”嗚咽西施身份转换之速，透露出不由自主的空无感。至于直接为西施鸣不平的，就更多了，崔道融诗云：“宰豎亡吴国，西施陷恶名。浣纱春水急，似有不平声。”崔道融只说了第二层，见她比孟子浅了一层。罗隐诗云：“家国兴亡自有时，吴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？”越国为楚所灭。罗隐虽只说了第三层，却似隐含着第一和第二层，令人吟味长思，久久不已。

其实不消读诗，有一种动物早就悄无声息地证明了西施的清白和无辜。那天她在溪边浣纱，有一条鱼看得呆了，竟忘了划水，以致沉了下去。西施什么都没有做，她甚至不知那条鱼的存在。后来她到吴国为妃，有一个人看得呆了，竟忘了打仗，以致沉了下去。鱼沉下去还可以游上来，人沉下去就再没有浮上来。

在勾践的计划里，倘西施不能使夫差沉下去，那就再换一个。不行，再换一个……勾践并不想派个美丽的女刺客去行刺，这样虽然爽快，却无法动摇吴国的根基，反会激怒对方的同仇敌忾。勾践更不想派个漂亮的女间谍去

记起利男居

任溶溶

上海的浙江路贵州路口曾经有一家广东饼家，叫做利男居，对于上海的广东人来说，这饼家曾经十分重要。一提利男居，上海的广东人就感到亲切。

广东人嫁女，女方要向男方索取几百个礼饼，好分送亲友，表示女儿出嫁。利男居就专门做这种供应礼饼的生意。当然，除了利男居，杏花楼也供应礼饼，但利男居是专业的，那时候利男居可红火了，招牌又好，谁不愿意女儿嫁出生个男娃娃呢！

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人的这种习俗改变了，利男居就没有这笔生意。它的门市部供应广东点心，我就到它那里吃过艇仔粥。利男居的老板生财有道，他们就发展制饼业，把利男居发展成制饼大家，光中秋月饼它就赚足了钱。

驶上杭干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，便到了桐庐县城。这是我第二次来此地，而上一次来我，还是一个兴冲冲的少年诗人。

除了慕其山水，也自然慕其人物，黄公望、郁达夫、叶浅予，都属当地产的文人墨客。然而桐庐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却是一位名叫严子陵（名光，字子陵），且并非当地人，只是因为他曾垂钓于富春江畔，便引得无数后人前来凭吊。据查找相关资料发现，历代歌颂严子陵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，作者几乎囊括了自西汉以后的所有一流文人，如果列举出来该是一份长长的名录，暂且省略。但有那么几句，堪称描摹严子陵的代表性文字，出自范仲淹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在古代所有的高士中，严子陵是最典型的人物之一。

他年轻时便声名遐迩，曾与一位仰慕他的学子刘秀一同外出求学，以道义相交结。后来刘秀举兵反王莽，严子陵积极支持；再后来刘秀成了光武帝，严子陵却改名换姓隐居了起来。光武帝常挂念严子陵的高尚品行，命人画像到处张贴，多方查找严子陵的下落，终于把身披羊皮袄在一处沼泽边垂钓的严子陵给找到了。

于是请他出来做官，帮助治理国家，严子陵却坚辞不受，宁愿躬耕于富春山，也常去江边钓鱼，过着闲散不定的生活。建武十七年，严子陵又被征召，仍然一口回绝，直到八十高龄老死家中。

这个故事似乎反映出两个方面：一是光武帝胸襟博大，即便遭到严子陵的冷遇和“冒



看了谢新女士的人物访谈录《坐听云起时》，不免生出一些感慨。

记者这个职业，是随着报纸的诞生而出现的。但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成为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一支，这乃是因为记者的文章无不关乎社稷民生、国事时政。当代人可以不读文学，但极少有不读报纸、不看电视的。因此，记者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。

记者与作家，虽然都是舞文弄墨的人，但其职业的差别很大，新闻与文学的要求也迥然相异。在上世纪之初，办报纸当记者的人，多半都是作家出身，后来便分隔得越来越远了。大学里除了中文系，还专门有一个新闻系，中文系虽然很少培养出作家来，但从事记者工作

刺探军情，吴宫幽深森严，消息传递难度大且极易败露，反会撕破自己的虚情假意。勾践不会交代西施任何事情，西施到了吴国，饭照吃觉照睡；见了夫差，酒照喝舞照跳。正所谓“浣纱弄碧水，自与清波闲”，西施之本色，就如一溪清水。为此我填了一阕《水调歌头》，词中有清湛的溪水，还有淅沥的雨水，却都被男人、被战争、被阴谋蒙上了不洁。

南国有佳丽，回面即生春。清波流盼凝眸，暗却万斛珍。玉质天然成就，粉黛难描难画，今古竟无伦。唯有水中影，差可拟伊人。

倾君王，覆城廓，动千军。吴兵越戈，红颜何事惹烟尘？几度仇来恨往，几阵争成斗败，平白辱纯真。空有青山雨，长浣苕萝村。

要论间谍，四大美女之中仅有一位。她受命行事，长跪而发毒誓；她机巧过人，伤人匿于无形，只可惜写她的诗极少，名作更无。不过，昆曲《连环计》和京剧《凤仪亭》却有声有色地补了这一空当。《小宴》一折，貂蝉只消半餐工夫，便把三国第一猛将轻轻虏获。须知吕布少年英武，不会少了美人，所以单凭姿色是绝打不动



犯”（比如他曾主动拜访严子陵，请他担任高官，严子陵却卧在床上，不予理会，显得十分怠慢；还有一次他们同榻而眠，严子陵把腿压在光武帝膝子上却呼呼大睡，光武帝也毫不计较。他以朋友的旧情为重，且始终敬重严子陵，耐心等待严子陵的回心转意。若换成其他皇帝，怕是早就动了杀机。

其二，正因为有光武帝这样的帝王，反而映衬出严子陵的高贵品格，试想，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三顾茅庐，任严子陵怎么孤傲清高也该被光武帝感化了吧？但他却坚如磐石，来了个终身不仕，宁做山野村夫、江边钓翁，也不做富贵中

的则多半是从新闻系毕业。

记者爱好文学的不少，但由记者变成作家的，却是越来越少了。谢新在新华社系统工作了二十余年，当了多年的记者，后来又当新华网主持人、负责经营的高管等

他的。从他咬牙切齿地发誓“今生不得与你为夫妻，非盖世英雄也”，可见貂蝉超凡的魅惑能力。那董卓虽粗鄙，但他的那句赞语倒是极精准且极有诗意的：“真神仙中人也！”恰是这位神仙中人，正欲取他的老命。如果说西施是一个虎狼之间的诱饵、一个可怜的猎物，那么貂蝉就是一位驱虎吞狼的强者、一位真正的猎手。

秀色在招魂，味失肥甘满席珍。彩袖凭香臧暗计，温存。堕入连环迷雾津。

铁戟冠三军，竟也当一笑颦。驰走冲冠咆哮处，纷纷。驱虎吞狼是美人。（调寄《南乡子》）

任凭盖世英雄，也只能在战争与美人之间选择其一，这个道理貂蝉懂的，还以她美妙绝伦的歌喉唱给了吕布：“温侯你只图虎牢关上功绩高，顿忘了凤头簪恩爱好！”此时董卓上场，勃然大怒，操起铁戟把吕布撵得四处乱窜。就在一片声嘶力竭吼噪中，貂蝉早已隐身，在房中静待董卓的质问。高明的间谍，向是来无影、去无踪的——她不见于正史典章，不留下真实姓名，不让人知道最终的下落。时间一久，甚至连有没有她这个人，都成了谜。她居然还让大诗人们一概失了灵气，无从下笔，仅仅留下一段传说，让戏曲去演。传说貂蝉拜月，月为之闭。我料月为之闭的原因，一半是她的美丽，一半是她的神秘。

人、皇帝宠臣。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。

可以说，严子陵和光武帝共同成就了这段传奇故事，缺一则失之完美。而历代文人之所以清一色地表达对严子陵的崇拜之情，我想也是因为从他的身上，体现出了隐士精神的某种极致，也使得很多蝇营狗苟之徒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或也“贪夫廉，懦夫大”（美好愿望的成分居多）。所以严子陵这个“处士”成了历代文人心目中人格形象超凡入圣的化身。

一座小小的钓台，在七里滩富春江澄澈的绿波之中，显得如此高古静穆，而周边起伏的山峦，据说正是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取景由来。两千多年的江水，从钓台前静静地流淌过去了，而无数次，舟楫远远地向这里漂来，承载着雾蒙蒙的眺望，和一颗颗虔敬的

采访者的资料进行研究，然后找出访谈的话题，写成一张一张的小纸条，以方便访谈时提示。采访完后，她再根据录音整理，逐字逐句琢磨，再见解报端或新华网站。我听到不少被采访的人如许嘉璐、邵秉仁、周韶华等，对她的访谈均甚为满意。

有一次，谢新告诉我，她不愿意让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她的生活，影响她的心灵，她希望通过访谈，将我们这个时代中优秀的人的事迹与品质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，让更多的人认知。窃以为，用文学的情怀投入新闻的写作，这是难得的境界，亦是高雅的追求。希望谢新的访谈录，成为她既作为记者也作为作家的一个品牌，坚持下去，越写越好。

——《坐听云起时》序

朱介生，江苏苏州人，生于1903年。父亲朱耀庭、叔父朱耀笙均为著名弹词艺人。自幼随父、叔习《双珠凤》一书，12岁便上台“放单档”（一人）说书。13岁起，曾先后与赵稼秋、张少蟾等拼档演出，在此期间还师从擅说《西厢记》的朱兰庵、朱菊庵两位，书艺大进。1928年起与大他15岁的蒋如庭拼档，后大红大紫，成为当时“三大响档”（响档，受听众激赏的说书艺人）之一。朱介生还爱好昆曲、京剧、苏滩（苏剧的前身）等，常玩票粉墨串演。爱好琴棋书画，年轻时曾师从吴湖帆学过丹青，可见他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趣味不同凡俗。由于自身的天赋条件，加上勤学苦练，因而他的说表十分细腻，唱功着实地道，对于咬字、吐气、音韵甚是讲究，所唱的新腔“俞调”尤为听众激赏，一改“老俞调”的单薄徐缓之弊，使之高低自如、委婉多姿、转腔连绵，不绝如缕，有“高则翻山越岭，低则一泻千里”之妙。时称“新俞调”，亦名“蒋朱调”，更有直呼“朱介生调”者。其精湛技艺及演唱生涯，浙江嘉兴词学专家、诗人画家吴藕汀老先生有《菩萨蛮》词概括咏之：“能文能武能潇洒，有缘救护游龙驾（指《落金扇》）。上

手蒋如庭，清歌抱扁铃（即琵琶）。将军旗鼓助，赶走孙飞虎。变调创新俞，六才师两朱（《西厢记》别称“第六才子书”；二朱，即朱兰庵、朱菊庵）。”

然而，可惜的是朱介生到了1940年代末，因嗓音败坏，逐渐淡出书坛。所幸的是上海解放后，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（后改名上海评弹团）的领导伯乐识才，礼聘年近半百的朱介生进团担任艺术指导，后又兼上海戏曲学校评弹班及上海评弹团学馆的业务老师，从此开始了教书育人的首倡生涯。当时上海评弹团学馆主导师有六位，除朱外尚有刘天韵、杨斌奎、杨仁麟、薛筱卿和周云端，个个皆是书坛大佬，号称“六大名师”。朱介生一心扑在教育上，循循善诱，倾心授艺。1960年进学馆的学生石琦珍（石文磊之妹）在《我所了解的朱介生先生》一文中，深情地写道：“当时朱介生老师57岁，他给我的印象是斯文、清秀……他在给我们讲评、指正唱腔上的缺点的时候，总是娓娓道来，好像在跟你商量什么似的。”退休后的朱介生，并不因年迈而放弃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仍乐此不疲，诲人不倦。嘉兴有位吴香洲先生，年轻时就读于苏州评弹学校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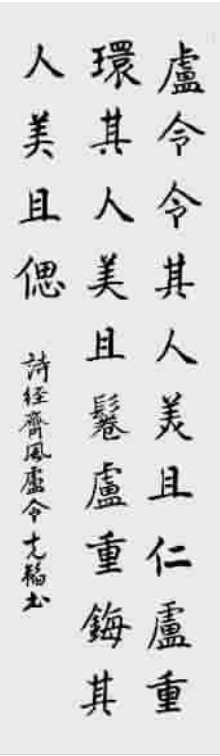
曾

心灵，他们是朱熹、王阳明；他们也是谢灵运、李白和陆游，他们都来向这位伟大的隐士投递自己的灵魂，倾吐自己的衷肠。

自古以来，杭州就是隐逸的理想之所。如果我们放眼更寥廓的地域、更丰厚的历史，就会发现隐士精神的渊源汇集：不受尧帝禅让的巢父和许由；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的伯夷和叔齐；急流勇退、泛舟太湖的范蠡；天地间、贤人隐的嵇康；先仕后隐、采菊东篱的陶渊明；安于贫穷、乱世无为的庄子等等。

——他们，安坐在皑皑的雪峰之上，使仰望的目光永不迷失，使精神的国土照进雪亮；他们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却从来不曾散失投向我们心灵的灼灼光源。

美丽的坝上草原让人心旷神怡。



书法 刘克韬

曾在1983年身亲朱老先生的警效，他曾感慨地追忆道：“八十年代初，余曾就读苏州评弹学校，适朱公介生来校小住，教科以俞调开篇《怨东风》为入门功课，余无小噪，瘡不能发，朱公亲为辅导，启吐字行腔之法，仁慈长者，海人不倦，而今思之，尤追怀不已。”

老友陈镜宇、秦锦蓉伉俪，双双拜入朱介生门下，深受乃师亲炙，说起师恩常热泪盈眶。原来秦锦蓉学馆毕业留团，后进新艺评弹团，欲与夫君拼说双档。为了扶持这对夫妻档，朱收下了陈镜宇为徒，为他俩度身定做，传授《后落金扇》与《双珠凤》等书，并请早年弟子陈再文为他们辅导、补书，终于补全了《双珠凤》一书。朱介生深谙评弹艺术规律，教徒因材施教，重视基本功训练，并启发学生吸收姐妹艺术，例如他将昆剧《扈三娘》中《水仙子》曲牌融入弹词元素，在《落金扇》周学文落草上山时篇子里讴唱此曲。他肚子里“牌曲子”之多，在当时的书坛上堪称首屈一指。又如他教陈秦两位《四郎探母》对唱开篇时，将京剧中嘎调“叫小番”融入，化成弹词味道的苏腔“叫小番”，让人觉得衔接浑然天成，有天衣无缝之感，可谓深得梅兰芳的“移步不换形”三昧。最令这对学生夫妻档感动的是，朱介老不顾年迈，跟随他俩跑码头演出达一月之久，听完学生演出后，随即指谬匡正，现场谈道说法，有时还当场补写“篇子”（唱段），丰满书情。

朱介生于1985年逝世，一生栽培了许多评弹优秀人材，如庞学庭、谢汉庭、姬梦熊、陈再文、陆湘渔、吴红娟、朱慧珍、苏似荫、江文兰、徐淑娟、庄凤鸣、陈镜宇、秦锦蓉、石琦珍、崔秀华、沈伟英，等等。诚可谓桃李满天下。